

汪曾祺

著

草木心 人 间

品五味
草木情
故园思
小生灵
观四季
羁旅忆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知音动漫

汪曾祺著

草木人间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知音动漫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草木心 / 汪曾祺著. -- 北京 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19

(大师与少年)

ISBN 978-7-5145-1167-3

I. ①人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0138号

本书文字作品版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, 电话: 010-65978905, 传真: 010-65978926, E-mail:
wenzhuxie@126.com。

人间草木心/ 汪曾祺 著

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
(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)

出 品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
(武汉市东湖路169号)

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(010-85869872)

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·文艺坊

责任编辑 孙兴冉 方 莹

特约编辑 方 莹

装帧设计 李艺菲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75mm×700mm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16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145-1167-3
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-68890818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公司调换, 电话: 027-68890818)

1946年的夏天，26岁的汪曾祺到了上海，他“想去谋一个职业，一点着落也没有，真是前途渺茫”，带来的钱所剩无几，又举目无亲，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……

一日，他四处闲逛，却发现了一个奇迹，阳台上的煤块里竟长出了一棵芋头！随手扔在煤堆里的芋头，没有土壤，更没有肥料，仅仅靠了一点雨水，竟然活了。“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，并且，并不夸张地说，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”。

世界偷偷在爱我，汪曾祺敏锐地捕捉到了。

因为他不仅是沈从文一生眷顾、逢人举荐的“入室弟子、得意高足”；还是那个书包里藏过梧桐叶柄，珍视时序的孩子；是被下过大雨的葡萄园迷住，画过独一份的“中国马铃薯图谱”的青年；是“六十年来余一恨，不曾拼死吃河豚”的“泡在酒里的老头儿”。

“这世界先爱了我，我不能不爱他。”

就这样，山河故人、四方食事、草木山川、花鸟虫鱼、凡人小事如溪流一般汇聚在他的笔端，明末小品式的文字自在无碍地流淌。他一会儿是果园里喷波尔多液的能手，一本正经地给大家介绍这项诗意的工作；一会儿又走街串巷，感受手艺带来的辛劳、笃实、轻甜、微苦的气息，顺便聊起了“我为什么当作家”；一转弯，说到四方五味，他更是如数家珍，从故乡端午的鸭蛋、各色野菜瓜果，再到北京的烤肉、山西的老醋、云南的“涮涮辣”……他云淡风轻轻地拉着家常，又不时在点化，“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，耳音要好一些，能多听懂几种方言。口味单调一点，耳音差一点，也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”。待到他兴致盎然地说完香港和北京的遛鸟的不同，说完上帝给自己外孙女儿做的最漂亮的昆虫——花大姐，煞费苦心地给各路草木虫鱼鸟兽做完了备忘录，还担心我们不明白：

或问：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？

答曰：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，对自然发生兴趣。

“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”一花一叶，一菜一蔬，一人一事，皆有乾坤。精明的作家，能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汪曾祺却不执着意义，好像云中的雨，街边的茶，洗尽戾气与火气，随物赋形，潺潺而发。

他也看到了苦难，又咽下了酸楚，却像故友重逢，与你隔桌而坐，只道风月，只话桑麻。在汪曾祺的丰富、广阔、细腻叙述中，我们恍

然四顾，方想起自己的拥有，生命的鲜活，想起那些闪光的日子。原来，每一处自然皆是造化；每一件平凡琐事，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。只有爱，才能真正体会生之乐趣。也只有把生命的精华调动出来，倾力一搏，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，才叫活着。

终于，长夜将尽，天光隐现，他起身告辞。

你继续问，“应该如何。”

他说，随便。

因为随便是自由，是无限的可能，是行云流水，是大化无形，是“坐在亭子里，觉山色皆来相就”的豁然，是来日可期，又未知何时再见。

因为爱，他已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。

目录

草木情

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|------|-----|----|------|
| 葡萄月令 | 人间草木 | 云南茶花 | 淡淡秋光 | 荷花 | 草木春秋 | 腊梅花 | 生机 | 果园杂记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|------|-----|----|------|

039 036 028 024 019 017 014 008 002

品五味

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|
| 果蔬秋浓 | 故乡的野菜 | 贴秋膘 | 端午的鸭蛋 | 咸菜茨菰汤 | 五味 |
|-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|

110 104 100 098 095 090

观四季

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----|----|
| 岁朝清供 | 冬天的树 | 昆明的雨 | 下大雨 | 冬天 | 夏天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----|----|

084 082 078 076 072 068





羁旅忆

-
- 菏泽游记 234
七载云烟 220
湘行二记 211
天山行色 190
泰山片石 174
翠湖心影 168

故园思

-
- 我的家乡 116
花园 124
岁月钟声 134
自报家门 138
多年父子成兄弟 152
我的母亲 156
故乡的元宵 162

小生灵

-
- 草木虫鱼鸟兽 044
昆虫备忘录 050
夏天的昆虫 055
北京人的遛鸟 058
香港的鸟 062
熬鹰·逮獾子 064



下过大雨，你来看
看葡萄园吧，那叫
好看！白的像白玛
瑙，红的像红宝石，
紫的像紫水晶，黑
的像黑玉。一串一
串，饱满、磁棒、
挺括，璀璨琳琅。
你就把《说文解字》
里的带玉字偏旁的
字都搬了来吧，那
也不够用呀！

葡萄月令

下过大雨，你来看看葡萄园吧，那叫好看！白的像白玛瑙，红的像红宝石，紫的像紫水晶，黑的像黑玉。一串一串，饱满、磁棒、挺括，璀璨琳琅。你就把《说文解字》里的带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，那也不够用呀！

一月，下大雪。

雪静静地下着。果园一片白。听不到一点声音。

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。

二月里刮春风。

立春后，要刮四十八天“摆条风”。风摆动树的枝条，树醒了，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。树枝软了。树绿了。

雪化了，土地是黑的。

黑色的土地里，长出了茵陈蒿。碧绿。

葡萄出窖。

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。挖下的土，堆在四面。葡萄藤露出来了，乌黑的。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芽苞，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。它已

经等不及了。

把葡萄藤拉出来，放在松松的湿土上。

不大一会儿，小叶就变了颜色，叶边发红；——又不大一会儿，绿了。

三月，葡萄上架。

先得备料。把立柱、横梁、小棍，槐木的、柳木的、杨木的、桦木的，按照树棵大小，分别堆放在旁边。立柱有汤碗口粗的、饭碗口粗的、茶杯口粗的。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、十根，乃至十二根立柱。中等的，六根、四根。

先刨坑，竖柱。然后搭横梁，用粗铁丝绑紧，然后搭小棍，用细铁丝缚住。

然后，请葡萄上架。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，得费一点劲。大的，得四五个人一起来。“起！一起！”哎，它起来了，把它放在葡萄架上，把枝条向三面伸开，像五个指头一样地伸开，扇面似的伸开。然后，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。葡萄藤舒舒展展，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待着。

上了架，就施肥。在葡萄根的后面，距主干一尺，挖一道半月形的沟，把大粪倒在里面。葡萄上大粪，不用稀释，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。大棵的，得三四桶。小葡萄，一桶也就够了。

四月，浇水。

挖窖挖出的土，堆在四面，筑成垄，就成一个池子。池里放满了水。葡萄园里水气泱泱，沁人心肺。

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。它真是在喝哎！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，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。这一点，中国的古人早就

发现了。《图经》云：“根苗中空相通。圃人将货之，欲得厚利，暮溉其根，而晨朝水浸子中矣，故俗呼其苗为木通。”“暮溉其根，而晨朝水浸子中矣”，是不对的，葡萄成熟了，就不能再浇水了。再浇，果粒就会涨破。“中空相通”却是很准确的。浇了水，不大一会儿，它就从根直吸到梢，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。浇过了水，你再回来看看吧：梢头切断过的破口，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。

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？

施了肥，浇了水，葡萄就使劲抽条、长叶子。真快！原来是几根枯藤，几天工夫，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。

五月，浇水，喷药，打梢，掐须。

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，别的果树都不这样。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“树碗”，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，没有像它这样的“漫灌”，整池子地喝。

喷波尔多液。从抽条长叶，一直到坐果成熟，不知道要喷多少次。喷了波尔多液，太阳一晒，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。

葡萄抽条，丝毫不知节制，它简直是瞎长！几天工夫，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。这样长法还行呀，还结不结果呀？因此，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。葡萄打条，也用不着什么技巧，是个人就能干，拿起树剪，劈劈啪啪，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。一铰，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。

葡萄的卷须，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，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。现在，已经有人给它好好地固定在架上了，就一点用也没有了。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——凡是作物，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，

因此，长出来就给它掐了，长出来就给它掐了。

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。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，大概不难吃。

五月中下旬，果树开花了。果园，美极了。梨树开花了，苹果树开花了，葡萄也开花了。

都说梨花像雪，其实苹果花才像雪。雪是厚重的，不是透明的。

梨花像什么呢？——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。

有人说葡萄不开花，哪能呢！只是葡萄花很小，颜色淡黄微绿，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。而且它开花期很短。很快，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。

六月，浇水，喷药，打条，掐须。

葡萄粒长了一点了，一颗一颗，像绿玻璃料做的纽子。硬的。

葡萄不招虫。葡萄会生病，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。但是它不像桃，桃有桃食心虫；梨，梨有梨食心虫。葡萄不用疏虫果。——果园每年疏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。虫果没有用，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，可是它耗养分呀！所以，要把它“疏”掉。

七月，葡萄“膨大”了。

掐须、打条、喷药，大大地浇一次水。

追一次肥。追硫铵。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。然后，就把沟填平了，把硫铵封在里面。

汉朝是不会有追这次肥的，汉朝没有硫铵。

八月，葡萄“着色”。

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。不是的。这是果农的语言，他们就叫“着色”。

下过大雨，你来看看葡萄园吧，那叫好看！白的像白玛瑙，红的像红宝石，紫的像紫水晶，黑的像黑玉。一串一串，饱满、磁棒、挺括，璀璨琳琅。你就把《说文解字》里的带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，那也不够用呀！

可是你得快来！明天，对不起，你全看不到了。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。一喷波尔多液，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，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、白乎乎的东西，成了磨砂玻璃。我们不得不这样干。葡萄是吃的，不是看的。我们得保护它。

过不了两天，就下葡萄了。

一串一串剪下来，把病果、瘪果去掉，妥妥地放在果筐里。果筐满了，盖上盖，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，用麻筋缝的筐盖。——新下的果子，不怕压，它很结实，压不坏。倒怕是装不紧，哐里哐当的。那，来回一晃悠，全得烂！

葡萄装上车，走了。

去吧，葡萄，让人们吃去吧！

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，宁静、幸福，而慵懒。

我们还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。哦，下了果子，就不管了？人，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。

十月，我们有别的农活。我们要去割稻子。葡萄，你愿意怎么长，就怎么长着吧。

十一月，葡萄下架。

把葡萄架拆下来。检查一下，还能再用的，搁在一边。糟朽了的，只好烧火。立柱、横梁、小棍，分别堆垛起来。

剪葡萄条。干脆得很，除了老条，一概剪光。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。

剪下的葡萄条，挑有三个芽眼的，剪成二尺多长的一截，捆起来，放在屋里，准备明春插条。

其余的，连枝带叶，都用竹召帚扫成一堆，装走了。

葡萄园光秃秃。

十一月下旬，十二月上旬，葡萄入窖。

这是个重活。把老本放倒，挖土把它埋起来。要埋得很厚实。外面要用铁锹拍平。这个活不能马虎。都要经过验收，才给记工。

葡萄窖，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墩墩。一行一行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。风一吹，土色发了白。

这真是一年的冬景了。热热闹闹的果园，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。眼界空阔，一览无余，只剩下发白的黄土。

下雪了。我们踏着碎玻璃碴似的雪，检查葡萄窖，扛着铁锹。

一到冬天，要检查几次。不是怕别的，怕老鼠打了洞。葡萄窖里很暖和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。它倒是暖和了，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！

载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《安徽文学》

人间草木

从钓鱼台到甘家口商场的路上，路西，有一家的门头上种了很大的一丛枸杞，秋天结了很多枸杞子，通红通红的，礼花似的，喷泉似的垂挂下来，一个珊瑚珠穿成的华盖，好看极了。这丛枸杞可以拿到花会上去展览。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种一丛枸杞？

山丹丹

我在大青山挖到一棵山丹丹。这棵山丹丹的花真多。招待我们的老堡垒户看了看，说：“这棵山丹丹有十三年了。”

“十三年了？咋知道？”

“山丹丹长一年，多开一朵花。你看，十三朵。”

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。

我本想把这棵山丹丹带回呼和浩特，想了想，找了把铁锹，把老堡垒户的开满了蓝色党参花的土台上刨了个坑，把这棵山丹丹种上了。问老堡垒户：

“能活？”

“能活。这东西，皮实。”

大青山到处是山丹丹，开七朵花、八朵花的，多的是。

山丹丹开花花又落，一年又一年……

这支流行歌曲的作者未必知道，山丹丹过一年多开一朵花。唱歌的歌星就更不会知道了。

枸 杞

枸杞到处都有。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。采摘枸杞的嫩头，略焯过，切碎，与香干丁同拌，浇酱油醋香油；或入油锅爆炒，皆极清香。夏末秋初，开淡紫色小花，谁也不注意。随即结出小小的红色的卵形浆果，即枸杞子。我的家乡叫作狗奶子。

我在玉渊潭散步，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丛里看见一对老夫妻弯着腰在找什么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搜索。走几步，停一停，弯腰。

“您二位找什么？”

“枸杞子。”

“有吗？”

老同志把手里一个罐头玻璃瓶举起来给我看，已经有半瓶了。

“不少！”

“不少！”

他解嘲似的哈哈笑了几声。

“您慢慢捡着！”

“慢慢捡着！”